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对老子其人其书研究的反思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提出了道家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为道家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庄子时，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发展成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学派，与儒、墨鼎足而立。到西汉初年，道家演变为黄老之学，曾一度超越儒学之上成为统治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家虽然再没有获得高于儒学的地位，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与儒学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对峙，长期共存。自秦汉到明清的各个历史阶段，老子思想及其道家学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在现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老子及其道家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得好，中国历史上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是和道家、道教而不是和儒家联系在一起的。这位精通道家思想和道教学术的大师的这番话，说明道家思想在今天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仍具有它独特的意义和地位。

可以说，老子和道家思想，直到今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但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似乎儒家文化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化、儒家化的情况下，较长时期以来学术界“儒热道冷”，极不利于科学地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不利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承继关系，现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因此，在现代文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仍必须了解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把握它的特质。老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需要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全面的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离不开对老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离不开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的指导。

一、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睿智。早在唐代，《老子》一书就被译成梵文流传国外，今天世界上仍有日文、英文、德文等译本流传。可以说，老子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名人。但由于老子距今时代的遥远和《老子》书的文约义丰，故对老子其人和其书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论，以致于至今未能达到一致的看法。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既涉及到我们研究老子与中国文化的方法论问题，又涉及到研究老子的史料依据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作一回顾和反思，并说明本书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

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怀疑，早在北魏时期就开始了。“北魏时期的崔浩首先怀疑《老子》不是老聃的著作，宋代叶适等人断言老聃与著书的老子是二人。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见汪氏《述学》）认为老聃不可能是《老子》书的著者。^①对于历史上的这些争论情况，为省篇幅，本书不作详细介绍，仅对今人的争论作一评析。

今人对于老子其人和《老子》书的争论，其代表性的看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看法认为，老子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征藏史（《史记》作“周守藏室之史”）掌管图书，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老子》书为老聃所作，但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这种看法，以高亨、吕振羽为代表。高亨以《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均有老子或老聃的称呼，证明老子姓老名聃（《吕氏春秋》为老聃，聃与聃古通用），又据《史记·老子传》、《孔子世家》、《吕氏春秋·当染篇》说明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在老子五六十岁的时候，周王子朝与悼王、敬王争夺王位，贵族分为两派，展开拉锯式的内战，打了十七八年（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至定公八年），老聃失去官职，赴秦国，过函谷关，关尹子请他著书，他才写出《道德经》”。^②吕振羽认为，《老子》书除一部分为后人掺入错乱外，是可以信为老子手著的，孔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高亨：《老子注译》第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子受老子影响是显著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老子其人和《老子》书应该分开。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老子在孔子之先，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但《老子》的成书在战国中期，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这一种意见以唐兰、郭沫若为代表。唐兰根据《礼记·曾子问》、《庄子》中对孔、老关系的记载和《吕氏春秋·当染篇》等认为，根据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证明老子和孔子同时，而比孔子年长的事实，孔子曾经跟老子学习过。唐兰又根据《庄子·天下》篇和《韩非子》中《六反》、《内储说下》、《亡征》等篇关于老子言论的记载，断定：《天下》篇的作者和韩非子都认为《老子》书里的话是老聃所说。《天下》篇的作者虽很难断定，但总和庄周、惠施接近，因文中提到公孙龙，可以证明是平原君时代的作品。那么，孔子卒后二百年左右，有一本业已流传的著作和今本《老子》差不多，这就是当时人以为的老子的语录。这就是说，《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郭沫若同意唐兰的看法，并进一步考证《老子》上、下篇乃环渊所录老子遗训。环渊大约与孟子同时，是老聃之再传或三传弟子。

第三种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老子》书也是战国时成书的。这种意见以冯友兰、范文澜、侯外庐、杨荣国为代表。冯友兰认为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故《老子》书不能早于《论语》，

①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 239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 238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同上书，第 239 页。

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老子》中的主要概念和主要原则，是哲学思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期，有了长期积累的思想资料才能有的。……作《老子》的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人”。^①范文澜也认为《道德经》五千言是战国时李耳所著。侯外庐认为，老子思想为孔墨显学的批判发展，其书出于战国之世。杨荣国更认为，《老子》书成于战国时代庄子之学大兴之后。

第四种意见认为，《老子》书成于秦汉之间。持这种看法的有顾颉刚、刘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书中到处碰见和《老子》相关词句的现象出发，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的存在而在《淮南子》中老子独尊的地位已确立因此《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刘节认为，今本《老子》所讨论的中心思想在孟子和庄子之间，而五千言则在西汉文景之间才出现。^③

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的争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研究老子其人其书，究竟应该以什么时期的史料为依据？

以上几种意见各持己见，都有所依据。但是，研究老子其人和《老子》书，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时代的史料？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研究某一人物及其思想，当然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或距他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人的记载可靠性大；反之，时代越

^①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1983年修订本），第26—2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40—24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同上书，第241页。

远，失真的可能性则越大。拿研究老子来说，无疑应该主要根据先秦的典籍。那么，在先秦的典籍中，是怎样记载老子和他的学说的呢？

考先秦典籍，《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均称老聃或老子对其书和学说也有记载。如：

(1)《墨子》(《太平御览》五一三引)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这句话见《老子》四章。

(2)《庄子·天下》篇论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又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这些话见《老子》二十八章。

《庄子·寓言》篇引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此话见《老子》四十一章。

(3)《荀子·天论》说：“老子有见于谄(屈)无见于佞(申)”。屈中求伸之说，《老子》书中多有阐发。

(4)《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古时聃与聃通用，“老聃”即“老聃”。贵柔之说亦见于《老子》书中。

(5)《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篇中引有：“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之语此语见《老子》三十六章。

《韩非子·六反》篇引“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语见《老子》四十四章。

《韩非子·难三》篇引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此语见《老子》六十五章。此外，《韩非子》一书中的《解老》、《喻老》两篇中引老子言也很多，均可以在现存的《老子》书中找到。

(6)《战国策·齐策》引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此语见《老子》三十九章。

《战国策·魏策》引老子曰：“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为人已愈多。”此语见《老子》八十一章。

以上说明，《老子》一书在当时流行较广，故儒、道、墨、法各家都加以引用。一本书从产生到流传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足见《老子》书产生较早。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学术流传的特点，正如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①。因此，《老子》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错乱，甚至加入战国时期的某些词句或内容，这都是不足为怪的。能否把这些错乱或经后人改动的地方，作为《老子》成书晚的根据呢？这显然是不可以的。笔者认为，《老子》书从老聃草创到定型、成为后世流传的本子，是有一个过程的。《老子》书并非自始至终为老聃一人所著，《老子》书代表了老子学派的思想，其中可能经老学传人的润色和增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老子在《老子》成书过程中的功绩。他是这个学派中最有名的人，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是可以肯定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先秦诸子的书亡佚较多，“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老子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书是研究老子和这个学派思想的主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 2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 2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要依据。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古籍和古代学术思想流传的特点，那么，我们就不必陷入过去那种把老子其人和其书分开，或将老子其人和其书完全合一的那种思维模式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老子其人和其书关系的不休争论了。这便是笔者反思老子其人其书争论问题后，得出的一个看法。

可能会有人问，在先秦典籍中既然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为何在汉代以后出现了疑问？为何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了三个老子？

笔者认为对《史记·老子列传》应作如下理解。

笔者赞同徐复观先生的看法，即《史记·老子列传》实由三部分构成^①：“老子者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姓李名耳 字伯阳 谥曰聃……莫知其终”这是正传。自“或曰老莱子 亦楚人也”至“或曰 詹即老子 或曰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可以称之为附录。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材料多有甄别和周到的处理。可以推想，司马迁是把他认为比较可靠的材料作为“正传”加以记载的。很显然，“正传”部分是司马迁肯定的。在“正传”里 除老子姓李名耳外 其他内容与先秦人的看法基本相同。那么，老姓如何变为李姓的呢？这不能不作一番必要的分析。

据有关专家研究，老姓起名甚早，李姓为后。高亨先生说：“古有老姓而无李姓。”古韵老属幽部 李属之部 二部音近 古

^①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第 485 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或不分”；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①。这可以作为老子的老姓演变为李姓的一种看法。根据高亨先生的这一考定，李、老两姓发生混淆，是由于历史的和语言的变迁造成的，汉人误把老子说成姓李，便不奇怪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耳是老子的绰号。其根据是《方言·八》云：“虎……江淮楚间谓之李耳”。老子故国是陈，灭于楚（前534年）故称之为楚人。陈属淮河流域，称虎为“李耳”正是淮水一带的方言。那么，老聃怎么会得到“虎”（即李耳）的绰号呢？该文说，大约是由于老聃的思想犀利的缘故。该文还引《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眈本作眈，从“目”，所以形容虎视也，后讹成从“耳”的聃。老子既然获虎的浑名，故或呼之为“老聃”。^②这一看法，似乎还未引起重视，未得到学术界的共识。笔者认为，这也是解释老聃演变为李耳的一家之言。

最近，杨向奎先生根据《国语·楚语》的记载指出：“《楚语》多见史老……盖史官之老资格者为史老，老子曾为楚之史老，古以官为氏者多，故谓之‘老子’。至于名耳，字聃，姓李氏之说，名‘聃’可能因其老，《楚辞·离骚》有‘老冉冉其将至兮’，‘冉冉’据《玉篇》以为‘毛冉冉’为老之形容，那么‘老冉’正是‘史老’之别称而已。李姓之说，不知所自，或后人之附会。”^③杨向奎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高亨：《老子正诂》第157、15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② 见龚维英：《老聃新考》，《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

杨向奎：《论“道”》，《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至于《史记·老子列传》中插入的两段“或曰”笔者同意徐复观先生的看法，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老子列传》的两个附录，是司马迁把当时关于老子其人的两个传说插入其中的。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不以个人的好恶代替历史，他把不同的说法如实地加以记载，以“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赞成老莱子和太史儋是老子。细读《老子列传》，司马迁对老莱子和太史儋为“老子”的这两个传说并不是持肯定态度的，“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是说除老子以外，有人还说老莱子也是楚人；“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更是表明太史儋即老子的说法，当时的人就有不同看法，不能肯定孰对孰错。总之，对《史记·老子列传》的内容要分三个层次加以具体分析。如果把这三个部分的内容都一古脑儿地加以完全肯定，则可能会出现三个甚至四个老子的说法，使问题更加混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研究老子及其思想应根据先秦史料。先秦的典籍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比孔子稍长、曾作过周守藏室史且思想面貌大致相同的老子。至于《老子》书的思想，先秦典籍也广泛引用，其面貌也是可以大致肯定的。笔者认为，《老子》书的作者不必认定仅为老聃一人，可能为老聃所草创，在流传和成书过程中，治其学的后人增加了一些内容，参与过纂辑，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常有的现象。《老子》书可以看作是以老聃为代表的老子学派的思想结晶，是我们研究老子及其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老子研究的方法论

在反思老子研究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问题，即老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还得从建国以来的老子思想研究谈起。

建国以来，我国哲学史界曾在五六十年代集中讨论过老子的阶级属性及其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思想代表没落阶级的利益；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思想代表农民阶级。

对于老子哲学的性质，也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其中掺杂了一些唯心主义的因素。争论的双方所根据的材料，基本上是《老子》书 甚至双方都根据同一条材料 然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争论双方都使用了这两条材料，但对这两条材料的解释却完全不同。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一方说，道生一的“生”是产生或分化的意思，“道生一”就是“无生有”，老子的“道”属于绝对精神 因而从“道生一”和“无生有”来看 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另一方却说 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说的宇宙由混沌状态而成为有形、有象的天地万物的发展过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说万物的产生是从有形、有象的东西而来，而任何有形有象的东西又都是由无形、无象的东西而来的。因此 不能以“有生于无”来认定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对老子“道”的解释也是如此，一种意见认为老子的“道”是物质性的

实体与一种意见认为老子的“道”是观念性的绝对。由此老子思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便争论不休。

上述情况，很自然地向我们提出了老子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是，争论双方对历史资料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在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时候，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我们在分析一种思想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它的时代。老子哲学产生于春秋末期，那时能出现“绝对精神”或“物质一般”等类似近代哲学的概念吗？老子哲学能够以类似近代哲学的概念来回答唯物、唯心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吗？很显然，这是今人在解释老子哲学思想时，加进去的现代人的思想；或者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推演出古人不可能有的论断。这样，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了。恩格斯还说过：“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①。列宁也指出，黑格尔“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上的‘发展’硬挂到他们的名下”^②。这些话是多么深刻，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坚持唯物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史观的问题，这并非老生常谈，问题在于如何坚持。我们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和转换新的研究角度，并借鉴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哲学史研究向深入的方向发展。

其次，争论双方在解释老子哲学性质的时候，往往把老子的思想肢解为几大块（即宇宙观、政治思想、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等）然后把这几大块的内容相加以判定老子哲学的性质。这样的方法对于弄清老子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只是我们研究老子思想的初步工作，由于这种方法侧重于对老子思想各部分内容的分析和说明，便往往会忽视对老子思想作全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把握。因而，解析的研究方法虽然仍不失为一种考察老子思想内涵的方法，但对于全面地、深刻地研究老子思想来说，无疑是有一定局限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研究的根本点在于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分析事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了把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化，就要求我们把研究的对象始终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对象固有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中去把握它、认识它。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各个哲学流派和哲学体系。各种流派和思想体系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要着重从哲学思想体系的结构、层次和相互联系中，揭示哲学体系的面貌和理论思维的特征。

本书以反思建国以来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为起点，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揭示春秋末期那个时代的老子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连；本书力求避免对老子思想的肢解和割裂，注重老子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的联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避免静态的研究而注重相互联系的动态研究。反思有利于前

进，对以往老子及其思想研究的反思，是为了今后研究的深入，但愿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些了解和深入研究老子思想的线索。

第二节 从文化角度研究老子的意义

一、近年来老子思想研究的得失

以上，我们对建国以来老子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扼要的回顾，从而提出了老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者认为，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过去那种局限于对老子阶级属性和哲学性质的研究，已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人们纷纷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把握老子思想。据笔者所见，大体出现了以下的变化：

(1)从分析老子哲学的范畴体系及其结构入手，以把握老子哲学的特质。

(2)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去把握老子思想。比如有的学者对孔子和老子进行比较，从孔、老思想的相异说明儒道之关系。有的文章把老子和外国哲学家进行比较，如老子与黑格尔的比较、老子与赫拉克利特的比较，甚至还把老子与法国近代中期的思想家摩莱里进行比较等等。

(3)扩大了老子思想的研究范围。许多文章对老子的美学思想、管理思想、策略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气功思想等，进行了发掘和分析。

(4)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老子思想。如有的文章探讨老子与楚文化的关系，还有文章探讨老子与夏文化的关系等等。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说明对老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已经由

封闭的、单一的研究，走向了多样化的研究途径。当然，这并不是说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很好，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

如对老子哲学范畴的研究，虽然比从前有所深化，但抽象性的研究过浓，结合哲学范畴形成和演变的文化背景去进行分析还不太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老子思想和老子哲学范畴的文化背景，容易产生孤立地研究老子思想的毛病。

又如，在对老子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时，尤其是把老子和外国的思想家进行比较时，有的文章对科学的可比性似乎缺乏认真的考虑，出现了某些超时代的牵合。

以上所举的这些不足之处，并不是为了否定这几年老子思想研究的进展。笔者正是看到了老子思想研究的进展，才感到这些不足之处需要重视。依个人管见，这些不足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老子思想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渊源造成的。因此，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老子及其思想。

二、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老子之必要

近几年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老子及其思想，虽然从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老子及其思想是必要的，是应该大力加以提倡的。如上所述，从文化角度研究老子思想除可以避免纯思辨的研究和某些牵强的比附等不足之处外，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说明从文化角度研究老子的必要性。

第一，从文化与人的关系来看。

目前，对文化的界说各种各样：有从现象描述文化的，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逐一列举出各种文化现象，以此说明什么是文化；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界说文化，把文化说成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水平；也有从文化的功能、价值去界说文化，认为文化是人类以自然为素材，设想着一定的价值，并为其实现而努力的一个价值体系；还有从行为方式去界说文化，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动力特色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①。总之，各个不同的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作出了不同的界说。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研究了欧美文献中 160 余种文化定义，将其综合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以上这些对文化的界说和定义，可以说都抓住了文化某些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和某些重要特征。但是，定义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永远不能囊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多方面的联系，视角不同、把握的层次不同对“文化”就会作出不同的界说。因而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定义文化，而是在于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

^① 参见箫声：《文化概念考》，《湖南社会科学》1989 年第 5 期。

文化的本质必须由人的本质来加以理解。因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文化（具体地说可以指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思维、情感方式等等）的形成、发展、累积、传递、变化，都离不开人——具体的历史的人，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体力、智力、技能、欲望、情感、审美、意志等的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不能不受到一定自然的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外部社会的表层结构。因此，人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定文化的制约。可以说，文化既可内化为人的本质，但同时人的活动又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内进行的。

从人的本质来理解文化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 ability、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人的实践既是文化的根本内容，又是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源头活水。人创造了社会、创造了文化，是社会和文化的主体；但人又是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客体。人与文化的关系是这样的不可分割，因此研究具体社会的人的思想，比如老子和他的思想，就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拿老子思想来说，它既是春秋时期人们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又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化水准的制约。从文化角度去认识老子思想，可以使我们的思路开阔，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把握老子思想。

第二，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延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 页。